

# 《秦淮河》

## 主要角色

张顺：净  
张旺：丑  
安道全：小生  
李香兰：花旦  
鸨儿：彩旦  
王八：丑

## 情节

宋江患瘡背，遣张顺请神医安道全。张顺过江，误饮药酒，被水寇张旺推落江心。张顺通水性，酒醒上岸。时安道全正在秦淮河热恋名妓李香兰，张顺往请，亦被留院。张旺杀死孙武，陡然大富，亦来秦淮河嫖妓，与安道全殴斗。张顺杀死张旺，复斩李香兰。安道全被迫，同上梁山。

## 注释

此剧第二场《劫江》系李燕生藏本。

## 根据《京剧汇编》第七十六集：李燕生、王介林藏本整理

### 【第一场】

张顺 (内白) 走哇！  
(张顺上。)  
张顺 (唱) 水泊梁山义气正，  
替天行道宋公明。  
(白) 俺，浪里白条张顺。只因宋大哥身患瘡背，是俺奉了先生之命，去请神医安道全，与大哥调治病症。就此走走也！  
(唱) 今奉将令不敢停，  
急请名医到山中。  
(张顺下。)

### 【第二场】

(张旺、孙武同上。)  
张旺 (唱) 大雪不住纷纷下，  
孙武 (唱) 并无买卖做生涯。  
张旺 (白) 在下，劫江鬼张旺。  
孙武 (白) 我，泥里鳅孙武。  
张旺 (白) 兄弟请啦！  
孙武 (白) 请啦！  
张旺 (白) 你我做这船上的生意，这两天儿也没有买卖，看今天满江大雪，又算吹啦！  
孙武 (白) 你别说这个，咱们这个买卖，不在一天，就在一时。咱们把船摇在江边儿上，等着孤行客来啦，做他一号儿两号儿的，你看怎么样？  
张旺 (白) 如此，掌稳了舵！  
(唱) 将身来在江边下，  
等候孤客把他杀。  
(〔水底鱼〕。张顺上。)  
张顺 (白) 且住！天降大雪，又无船只，怎样过去？  
张旺 (白) 打鱼哟！  
张顺 (白) 船家，将船摆过来！

张旺 (白) 打鱼的船，不渡人哪！

张顺 (白) 将我渡过河去，多把银钱与你。

张旺 (白) 多给钱也不渡啊！

孙武 (白) 呃！多给钱，咱们就干。您上船！

(张顺上船。)

张旺 (白) 您瞧瞧，身上这雪都潮湿啦。您脱下来，我们给您烤干了再穿，好不好？

张顺 (白) 有劳了！

张旺 (白) 真格的，您要是有金银财宝，可拿出来，恐怕失落啦！

张顺 (白) 无有啊！

张旺 (白) 没有，您背上背的是什么？

张顺 (白) 银子。

张旺 (白) 还是呀！您拿下来吧，反正是您的，还能不给您吗？

(张顺解银交张旺。)

张旺 (白) 反正是您的。我收起来啦。您坐着，坐着。

张顺 (白) 告坐。

张旺 (白) 您贵姓啊？

张顺 (白) 我姓张。

张旺 (白) 哎哟！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子。

张顺 (白) 你也姓张！这位贵姓？

张旺 (白) 这位是孙爷。

孙武 (白) 好说您哪！

张旺 (白) 真格的，您瞧这个江景儿，跟这个雪景儿，嘿，多得劲儿呀！唉，就是缺点儿酒！

张顺 (白) 着哇！

孙武 (白) 我那儿有酒哇。

张旺 (白) 你有，还不拿出来。人家给钱哪！拿来，拿来！

孙武 (白) 我拿去！

(孙武取酒。)

张旺 (白) 喝着，喝着。

(张旺饮一杯。)

张顺 (白) 好，打搅了！

(张顺、张旺、孙武同饮酒。)

张旺 (白) 哎，怎么没有啦？哎，这里头怎么这么一点儿呀？多来点儿吧！

孙武 (白) 这就不少啦！

张顺 (白) 你再去灌些酒来，多把银钱。

孙武 (白) 好，我再灌点儿去。

张旺 (白) 哎，你把那好酒灌上点儿，人家多给钱！

孙武 (白) 我知道啦！

(孙武下，拿酒上。)

张旺 (白) 喝着，喝着。

张顺 (白) 叨扰了！

(唱)

大雪不分南北道，  
青山绿水难画描。  
此酒本是杜康造，  
学一个刘伶醉醅醪。

(张顺醉。)

张旺 (白) 得！成啦。你看是刀切卷子，还是下馄饨？

孙武 (白) 送上门来的买卖，下馄饨得啦！

张旺 (白) 得，下馄饨吧。

(张旺对张顺。)

张旺 (白) 起来，起来，出来凉快凉快。下去呗！

(张顺落水，下。)

张旺 (白) 成啦。怎么分哪？

孙武 (白) 分什么呀，全是我的！  
 张旺 (白) 怎么全是你的呀？咱俩人做的买卖！  
 孙武 (白) 分也成，一九提。  
 张旺 (白) 什么叫一九提呀！  
 孙武 (白) 我要九成，你要一成。  
 张旺 (白) 你要那么多，我就是这么一点儿吗？  
 孙武 (白) 那么二八吧！  
 张旺 (白) 什么又叫二八哪？  
 孙武 (白) 我八，你二。  
 张旺 (白) 你老在大头上站着。不论怎么样也得分我一半呀！  
 孙武 (白) 三七！四六！  
 张旺 (白) 分我一半吧！  
 孙武 (白) 那都是我的啦！  
 张旺 (白) 嘿！咱们俩人做的买卖，怎么能都是你一个人的哪？  
 孙武 (白) 买卖是我让的，酒是我存的。不成，全是我的。  
 张旺 (白) 兄弟，往后可还有哪。你这么一来，不就绝了交情了吗？  
 孙武 (白) 什么交情，锅里不煮交情。银子是白的，眼珠子是黑的！  
 张旺 (白) 全是你的啦？得啦，水过地皮湿，那件衣裳哪？  
 孙武 (白) 衣裳是酒钱。  
 张旺 (白) 嗨！您这个酒值多少钱哪？  
 孙武 (白) 没价儿！  
 张旺 (白) 怎么都是你的啦？一点儿也没我的？你瞧那边儿又来了一号儿！  
 孙武 (白) 在哪儿哪？  
 张旺 (白) 你瞧啊！

(张旺杀死孙武，踢孙武下江，孙武下。)

张旺 (白) 我让你不！我让你要！都是我的啦！把银子拿好啦。正是：  
 (念) 鳌鱼脱却金钩钓，摇头摆尾再不来！

(张旺下。)

### 【第三场】

(安道全上。)

安道全 (引子) 流落烟花，好叫我，心乱如麻！  
 (白) 卑人，安道全。幼习岐黄，术如扁鹊，医人无数，四远皆知。是我在秦淮河下勾栏院中，宿了妓女李香兰。我二人十分相爱。我将一份家产，尽行花费。可恨王八鸨儿终日要钱，我是毫无打算。却好吏部王大老爷请我治病，病好之后，许我一千两纹银。早晚下来，也免得与他们怄气。

李香兰 (内白) 啊哈！  
 安道全 (白) 话言未了，大姐出来了。

(安道全佯睡。李香兰上。)

李香兰 (唱) 身落在烟花巷朝夕欢畅，  
 白日里陪伴客夜会新郎。  
 (白) 哎，你倒是醒醒啊！

(安道全醒。)

安道全 (白) 大姐出来了？  
 李香兰 (白) 我早就出来啦。  
 安道全 (白) 卑人有礼！  
 李香兰 (白) 哎！我看你这个样儿，又可怜，又可嫌。你真是活给花钱的老爷们丢脸泄气呀！  
 安道全 (白) 你安大爷花钱买乐，怎言“丢脸泄气”？你此话不通，要吃些砂仁、豆蔻、藕节汤，通通气才好。  
 李香兰 (白) 你看别人房中，划拳行令，弹唱歌舞。你瞧咱们屋里，冷清清的，慢说是个人，就是灶王爷也都有点儿停食着凉啦！  
 安道全 (白) 怎么，灶王爷病了？待我与他开个药方。

李香兰 (白) 灶王爷病啦，开什么方儿哪？

安道全 (白) 天门冬、麦门冬、鲜姜三片，沏上一碗红糖水，盖上棉被，发上一身汗，也就好了。

李香兰 (白) 我这儿没叫你背药方子。我问你，有银子，有钱，快点儿拿出来，别叫我跟着你受热啦！

安道全 (白) 你又不曾吃了朱砂，说些什么傻话！

李香兰 (白) 我问你：我妈买我为什么？

安道全 (白) 买你为诺。

李香兰 (白) 什么叫“诺”呀？

安道全 (白) 就是药啊！

李香兰 (白) 为什么“药”哇？

安道全 (白) 为的是十香暖脐膏，连生种子丹，人马平安散，外有一颗抱龙丸。

李香兰 (白) 我告诉你：这是勾栏院，不是太医院，没请尊驾您哪上这儿开药方子来。

安道全 (白) 请我，马钱四吊八。

李香兰 (白) 门脉哪？

安道全 (白) 六百。概不多取。

李香兰 (白) 说真格的，要是有钱，早早地拿出来。要是没钱，您哪，再到别处去讨讨高招儿去吧！

安道全 (白) 你安大爷自幼习学内外两科，外带扎针。不用再学什么“高招儿”。

李香兰 (白) 我看你可怎么好！

安道全 (白) 你是杂痲底子，叫我无法可治。

李香兰 (白) 唉，冤家呀！

安道全 (白) 我呀，成了冤家“痞”了。

李香兰 (唱) 你本是读书人理当守分，  
为什么贪烟花误却功名？

安道全 (唱) 蒙大姐你待我十分恩爱，  
我死后必须要将我哀怜。

(鸨儿上。)

鸨儿 (唱) 耳边厢又听得悲声一阵，  
来至在门儿外痰嗽一声。

(白) 啊嗯！

李香兰 (白) 哟，我妈来啦！

鸨儿 (念) 哀怜哀怜，总得花钱。若无银钱，何必眷恋！

安道全 (念) 哀怜哀怜，何必花钱？若要银钱，待等来年！

李香兰 (白) 妈呀，您哪听见没有？他哪说啦：“若要银钱，待等来年！”妈呀，您哪长长的工夫，耐耐的性儿等着吧！

鸨儿 (白) 这是他说的？

李香兰 (白) 是他说的！

鸨儿 (白) 我问问他去。

嘿，安相公！

安道全 (白) 呃！怎么又“相公”了！

鸨儿 (白) 我听见我们丫头说：“若要银钱，待等来年！”您哪这句话，好叫我七八十个瞧不起您哪！

李香兰 (白) 不单我妈瞧不起你，连我也瞧不起你！

安道全 (白) 唉，鸨儿无情，妓者无义，真真令人可恨哪！

鸨儿 (白) 你跟我转文，我也是要钱。

李香兰 (白) 妈呀，您哪别生气，我去问问他去。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安道全 (白) 无有。

李香兰 (白) 那么，有票子？

安道全 (白) 嗯，有。

李香兰 (白) 拿来！

安道全 (白) 两张当票儿。

李香兰 (白) 那么，有方槽？

安道全 (白) 方槽？连马槽我也无有。

李香兰 (白) 你这不成了穷磨了吗？

安道全 (白) 要钱无有，要命拿去呀！

李香兰 (白) 妈呀，他说啦：“要钱没有，要命拿去！”

鸨儿 (白) 这是他说的？我问问他去。

嘿，安相公，我听见我们丫头说：“要钱没有，要命拿去！”你今儿个有钱，给我！要是没钱，你好比小孩子拉屎——

安道全 (白) 此话怎讲？

鸨儿 (白) 你给我挪挪窝儿！

安道全 (白) 你是叫你安大爷走哇？

鸨儿 (白) 那算您猜着啦。

安道全 (白) 走，倒也使得。安大爷到你院中，花了多少银钱，一一地算还与我，我即刻就走，决不拉丝！

李香兰 (白) 妈呀，您哪听见没有？他说，自到院中，花了多少银钱，都算给他，他立刻就走。妈呀，您哪就把钱算给他，叫他走了就结啦！

鸨儿 (白) 那个咱们娘儿们不赔了本儿了嘛！

李香兰 (白) 咱们给他钱，叫他赔咱们东西。

鸨儿 (白) 不是你提，这么个大节骨眼儿，我还忘了哪！

(鸨儿对安道全。)

鸨儿 (白) 安相公，你要钱，我们给你。你得赔我们娘儿们东西！

安道全 (白) 我又不曾损坏你们什么东西，叫我赔你们什么东西？

鸨儿 (白) 好说什么东西！拿我们丫头说吧，你得给我们修理门面！

安道全 (白) 你安大爷赁房儿住，不管修理。

鸨儿 (白) 好啊，我给你一个颜色瞧瞧！

老二快来！

(王八上。)

王八 (白) 什么事情，掌柜的？

鸨儿 (白) 把这小子给我轰出去！

王八 (白) 是啦！

走哇！走哇！查堂啦！

安道全 (白) 你叫哪个走哇？

王八 (白) 叫你走！

安道全 (白) 你是个做什么的？

王八 (白) 告诉你：九城八条街，前三门大街，总葫芦库的这么一个——

(王八做手势。)

安道全 (白) 哦，原来是个王八！你安大爷正要用你。掀了你的盖子，熬苋菜甲鱼膏。

王八 (白) 走吧，相公！

李香兰 (白) 老二，你轰谁哪？

王八 (白) 我轰这个相公哪。

李香兰 (白) 别价呀。你轰他，还得瞧着你妹子哪！

安道全 (白) 着哇！我与你妹子有交情哪。

王八 (白) 我不瞧我妹子，我就揍你！

(王八下。)

李香兰 (白) 安大爷，您哪到底有打算没有？

安道全 (白) 我早有了打算了。日前吏部王大老爷请我看病，待等病好，许我纹银一千两，俱都送与你们也就是了。

李香兰 (白) 妈呀，他有了打算啦。

鸨儿 (白) 有什么打算啦？

李香兰 (白) 他说吏部王大老爷请他看病，待等病好，三两天就谢候他纹银一千两。钱来啦，都给咱们。

鸨儿 (白) 哎，得啦！安大爷，什么有钱没钱的，您哪只管住着。今儿个我喝了酒啦，酒言酒语的得罪您啦，都是我的不是。

老二啊，预备酒哇！

王八 (内白) 啊!  
(王八上, 摆酒, 下。张顺上。)

张顺 (念)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白) 来此已是勾栏院。  
呔, 里面有人么, 走出一个来!  
鸨儿 (白) 嗨! 好大的嗓子眼儿。我瞧瞧去。  
(鸨儿出门。)

鸨儿 (白) 你是找谁的?  
张顺 (白) 你问俺么, 俺是找安先生的。  
鸨儿 (白) 找安先生的?  
张顺 (白) 正是。  
(鸨儿背躬。)

鸨儿 (白) 多半儿是送银子的。  
(鸨儿进门。)

鸨儿 (白) 安大爷, 门口儿有人找您哪!  
安道全 (白) 待我看来。  
(安道全出门。)

安道全 (白) 是哪个?  
张顺 (白) 啊, 安先生!  
安道全 (白) 啊!  
(安道全对鸨儿。)

安道全 (白) 不认得。  
鸨儿 (白) 别耽误事, 细细儿地瞧瞧。  
安道全 (白) 啊!  
(安道全对鸨儿。)

安道全 (白) 还是不认得呀!  
张顺 (白) 安先生, 你在俺家中吃过鲜鱼, 难道你就忘怀了么?  
(唱) 曾记老母身有恙,  
特请先生开药方。  
安道全 (白) 不认得!  
鸨儿 (白) 您这两天儿眼睛有点儿上火啦。擦一擦, 瞧一瞧, 别耽误交情!  
安道全 (白) 待我仔细地看来。  
(安道全看张顺。)

安道全 (白) 还是不认得!  
鸨儿 (白) 噢! 多一半儿是想钱的。你们俩人进去, 我打发他走。  
(安道全、李香兰同下。)

鸨儿 (白) 嘿, 老二, 我们这儿开开门, 偌大的花销, 官私两面, 我们这儿的份子, 就是三节两往, 也没有平常日子就来想钱的。你来, 也不打听打听! 别说我, 就是我们丫头, 二指大的帖儿, 送到衙门里, 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 你趁早儿马二巴打嘎儿——你给我走球!

张顺 (白) 俺一定要找安先生。  
鸨儿 (白) 我看你这个样儿, 是不走哇! 你要怎么样哪?  
张顺 (白) 我呀, 我要砸你的窑子!  
(张顺打鸨儿。鸨儿跑下, 张顺追下。)

## 【第四场】

(鸨儿上。)

鸨儿 (白) 伙计们快来!  
(四下手同上。)

四下手 (同白) 掌柜的, 什么事情?  
鸨儿 (白) 给我打那小子!  
(鸨儿下。)

四下手 (同白) 是啦!  
(四下手同下。)

## 【第五场】

(张顺上, 四下手随同上, 起攒。鸨儿上, 张顺拧鸨儿胳膊。安道全、李香兰同上。)

安道全 (白) 啊, 慢动手! 请问尊姓大名?  
张顺 (白) 浪里白条张顺。  
安道全 (白) 啊, 原来是张仁兄, 认得了。  
张顺 (白) 便宜了你呀!  
鸨儿 (白) 好哇! 打了我个稀糊脑烂, 你又认得啦!  
安道全 (白) 张仁兄是我的好朋友。  
鸨儿 (白) 又好桐油啦。哟!  
安道全 (白) 呃! 好朋友。  
啊张仁兄请坐!  
张顺 (白) 安先生请坐!  
安道全 (白) 张仁兄到此何事?  
张顺 (白) 只因宋大哥身长瘡背疮。特请安先生上山, 与宋大哥调治病症。  
安道全 (白) 这个! 今日天色已晚, 明日一同前往。  
啊鸨儿, 叫别的姐儿们陪伴张大爷, 好生款待。  
少陪张仁兄。我要安歇去了。

(安道全、李香兰同下。)

鸨儿 (白) 张大爷, 走哇!  
张顺 (白) 好, 走!  
(张顺、鸨儿同下。)

## 【第六场】

(张旺上。)

张旺 (白) 得啦, 够啦, 够使得啦。哎呀, 您瞧瞧, 人要是有了钱, 打鼓的都架弄你。我这么一抬腿, 他就“咕咚嗒锵”, 我那么一落腿, 他又是“咕咚嗒锵”, 多会捧生意呀! 这可真是呀: 人不得外财不富, 马不吃夜料不肥。在下劫江鬼张旺。是我惯做这河下买卖。那天我同我们伙计, 在船上喝酒, 凑巧来了一个孤行客, 银子带了不少。是我二人见财起意, 就将这小子推在河内。我见这些个银子就红了眼啦, 暗暗将我们那个伙计就给害死啦, 这些银子就属了我啦。我不能吃银子, 嚼银子呀! 我这心里总是那么心神不定的。把它花啦, 也就心平气和啦。俗语说得好: 君子发财, 如同享福; 小人发财, 如同受罪。是我听人说, 这勾栏院有一个姐儿, 长得甚是好看, 她叫做什么李香兰。我今儿个也没事件, 不免前去, 逛它这么一趟。哎呀, 说着说着, 到啦。呔, 里面有人么, 出来一位!

(鸨儿上。)

鸨儿 (白) 来啦!  
(鸨儿看见张旺手托元宝。)  
鸨儿 (白) 哎哟, 大爷您怎么老不来啦, 您哪好哇?  
张旺 (白) 你先别向我生鸡蛋画花儿——假充熟。你认得我吗?  
鸨儿 (白) 我怎么不认得您哪!  
张旺 (白) 你认得我, 我姓什么?  
鸨儿 (白) 您哪姓这个!  
张旺 (白) 没有姓这个的。  
鸨儿 (白) 您哪姓那个!  
张旺 (白) 我也不姓那个。  
鸨儿 (白) 啊, 您哪姓赵?  
张旺 (白) 我不赵。

鸨儿 (白) 啊, 姓王?  
 张旺 (白) 我也不王。  
 鸨儿 (白) 您哪姓钱?  
 张旺 (白) 我没钱。哎呀, 你这净是蒙啊!  
 鸨儿 (白) 咳, 您姓蒙?  
 张旺 (白) 你算了吧, 没有姓“蒙”的。  
 鸨儿 (白) 您哪姓什么来着? 怪眼熟的。  
 张旺 (白) 我告诉你吧, 我姓张。  
 鸨儿 (白) 咳, 不错, 姓张。上一回同着高大爷来的那位张二爷!  
 张旺 (白) 不对, 根里头我就是哥儿一个。  
 鸨儿 (白) 哥儿一个!  
 张旺 (白) 哥儿一个。闲话少说, 你倒是叫我里头坐坐呀! 有那好的叫出几个来, 咱们把合把合。  
 鸨儿 (白) 那么张大爷, 您哪请里头坐!  
 张旺 (白) 这不结啦!  
 鸨儿 (白) 请吧您哪!  
 张旺 (白) 都把她们叫出来见见。  
 鸨儿 (白) 交给我啦。  
 姑奶奶们, 出来见客啦!

(妓女甲、妓女乙同上。)

妓女甲、  
 妓女乙 (同白) 掌柜的, 有了客啦?  
 鸨儿 (白) 过去见见张大爷!  
 妓女甲、  
 妓女乙 (同白) 啊张大爷, 您哪好哇?  
 张旺 (白) 好哇。你们好哇?  
 妓女甲、  
 妓女乙 (同白) 好哇。托您的福!  
 张旺 (白) 你们两位, 这个年岁, 都有四、五十了吧?  
 妓女甲、  
 妓女乙 (同白) 我们才十八岁。  
 张旺 (白) 一条大腿!  
 鸨儿 (白) 你们俩人陪着张大爷说话, 我叫他们预备点儿酒, 先沏点儿茶来。

(鸨儿下。)

张旺 (白) 你们俩人, 一顿饭还吃得了五斤面哪?  
 妓女甲、  
 妓女乙 (同白) 那我们可吃不了哇!  
 张旺 (白) 好哇! 那是没有口头福儿。你们二位谁是李香兰哪?  
 妓女甲 (白) 我是李香兰。  
 妓女乙 (白) 我是李香兰。  
 张旺 (白) 到底谁是李香兰?

妓女甲、  
 妓女乙 (同白) 你呀, 错上了坟啦, 什么东西!

(妓女甲、妓女乙同下。)

张旺 (白) 好哇, 怎么她们俩人骂起我来啦!  
 哎, 老鸨子! 老鸨子!

(鸨儿上。)

鸨儿 (白) 来啦来啦! 张大爷, 什么事情啊?  
 张旺 (白) 你们这儿的姐儿们, 怎么骂起人来啦?  
 鸨儿 (白) 不能骂人哪! 我们买卖人, 不能口出不逊哪!  
 张旺 (白) 现在就骂了嘛!  
 鸨儿 (白) 您八成儿说什么错话了吧?  
 张旺 (白) 我没说什么呀。

鸨儿 (白) 没说什么她们不敢骂。您再想想。

张旺 (白) 我就说：“你们谁是李香兰？”她们俩人张嘴就骂我：“错上了坟啦！”

鸨儿 (白) 如何，您是错说了话了不是！

张旺 (白) 怎么错说了话啦？

鸨儿 (白) 我告诉您哪：行有行规，铺有铺规。我们这儿也归五行八作。

张旺 (白) 你们是头一作？

鸨儿 (白) 张大爷，您是不知道，我们这儿是找谁，谁见您。您要找她们姐儿们，她们见；找李香兰，李香兰见。您找李香兰，她们就不能见啦，怪不得她们骂您“错上了坟啦”哪！

张旺 (白) 错上啦就错上啦。我问问你：你们这儿到底是有这个李香兰没有？

鸨儿 (白) 有。

张旺 (白) 有，叫出来我见见！

鸨儿 (白) 不行，有了包家儿的啦！

张旺 (白) 什么叫“包家儿”的呀？

鸨儿 (白) 是个大夫包着哪！

张旺 (白) 我告诉你，什么“大夫”不“大夫”的，钱大买钱二。这是大道边儿的驴，谁有钱谁骑。张大爷我有的是银子，叫出来见见我！

鸨儿 (白) 可先说下，只能陪酒，可不当差。

张旺 (白) 不当差？

鸨儿 (白) 不能当差。

张旺 (白) 这么办，差使我给她署起来。

鸨儿 (白) 就是这么办。  
丫头！香兰！  
还得小声儿叫。  
咳，我说香兰，有了好客啦！

(李香兰上。)

李香兰 (白) 哎呀，我们才睡着，又叫！妈呀，什么事情？

鸨儿 (白) 有一位大嫖客，有许多的银子，你去见见。

李香兰 (白) 我们不能去，回头他知道了哪？

鸨儿 (白) 不碍的，你见见去。不当差使。

李香兰 (白) 差使哪？

鸨儿 (白) 我跟他说明白啦，差使给你署起来。

李香兰 (白) 那么我见见去。

鸨儿 (白) 丫头，见见张大爷！

李香兰 (白) 张大爷，您哪好哇！

张旺 (白) 哎呀我的妈呀！

(张旺自椅上掉下。)

鸨儿 (白) 您这是怎么啦？张大爷！

张旺 (白) 我这是认“坟”哪。

鸨儿 (白) 起来吧，张大爷！

张旺 (白) 你们瞧，这才是好脑袋哪。

鸨儿 (白) 预备酒哇！

张旺 (白) 咱们喝点儿，随便划拳随便唱，爱唱什么唱什么。

(安道全上。)

安道全 (白) 啊，怎么划起拳来了！待我进去看来。  
哇！混账！什么东西！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李香兰跑下。)

鸨儿 (白) 张大爷，这个就是那个包家儿的，白吃白喝白挑眼。

张旺 (白) 交给我啦。  
哎，相公！

安道全 (白) 你是什么东西！安大爷的人，也是你沾得么！狗才！

张旺 (白) 哎，有的，我把你这个“老车前子”日的！我告诉你相公，这是大道边儿上的驴——谁有钱谁骑。

安道全 (白) 什么东西! 你不要忙啊!  
 张旺 (白) 太爷跑不了!  
 安道全 (白) 张仁兄快来!  
 (张顺上。)  
 张顺 (白) 何事?  
 安道全 (白) 有人欺压于我。  
 张顺 (白) 现在在哪里?  
 安道全 (白) 随我来!  
 张旺 (白) 哎呀! 对头到啦!  
 (张旺跑下, 张顺追下。众人随同下。)

## 【第七场】

(张旺、鸨儿同上。)  
 张旺 (白) 老鸨子! 老鸨子! 你怎么弄出个大花脸打我这个小花脸哪?  
 鸨儿 (白) 他就是那个包家儿的朋友, 白吃白喝白挑眼。  
 张旺 (白) 你们有人没有?  
 鸨儿 (白) 有人。  
 张旺 (白) 叫出来打呀!  
 鸨儿 (白) 打出事来哪?  
 张旺 (白) 全有我哪!  
 鸨儿 (白) 伙计们快来!  
 (四下手同上。)  
 四下手 (同白) 什么事情?  
 鸨儿 (白) 打呀!  
 (众人同下。)

## 【第八场】

(张旺、四下手同上, 张顺上, 同起打。张顺杀死张旺。鸨儿上, 张顺杀死鸨儿。张顺下。李香兰上, 两望门, 下。)

## 【第九场】

(张顺上。)  
 张顺 (白) 且住! 看他二人恋恋不舍, 这便如何是好? 哦哦有了! 桌案之上, 现有文房四宝, 待我墙上题写字句——  
 “杀人者安道全!” “杀人者安道全!”  
 (张顺下。)

## 【第十场】

(张顺追李香兰同上, 张顺杀死李香兰。安道全上。)  
 张顺 (白) 呔! 你杀了人, 还不逃走!  
 安道全 (白) 我何曾杀人哪?  
 张顺 (白) 现有字据。  
 安道全 (白) 在哪里?  
 张顺 (白) 随我来!  
 (张顺、安道全同走圆场。)  
 张顺 (白) 你且看来!  
 安道全 (白) “杀人者安道全!” “杀人者安道全!” 哎呀!  
 张顺 (白) 呔! 你与我走!  
 安道全 (白) 哎, 走!

---

张顺 (白) 走哇!  
(〔尾声〕。张顺、安道全同下。)  
(完)